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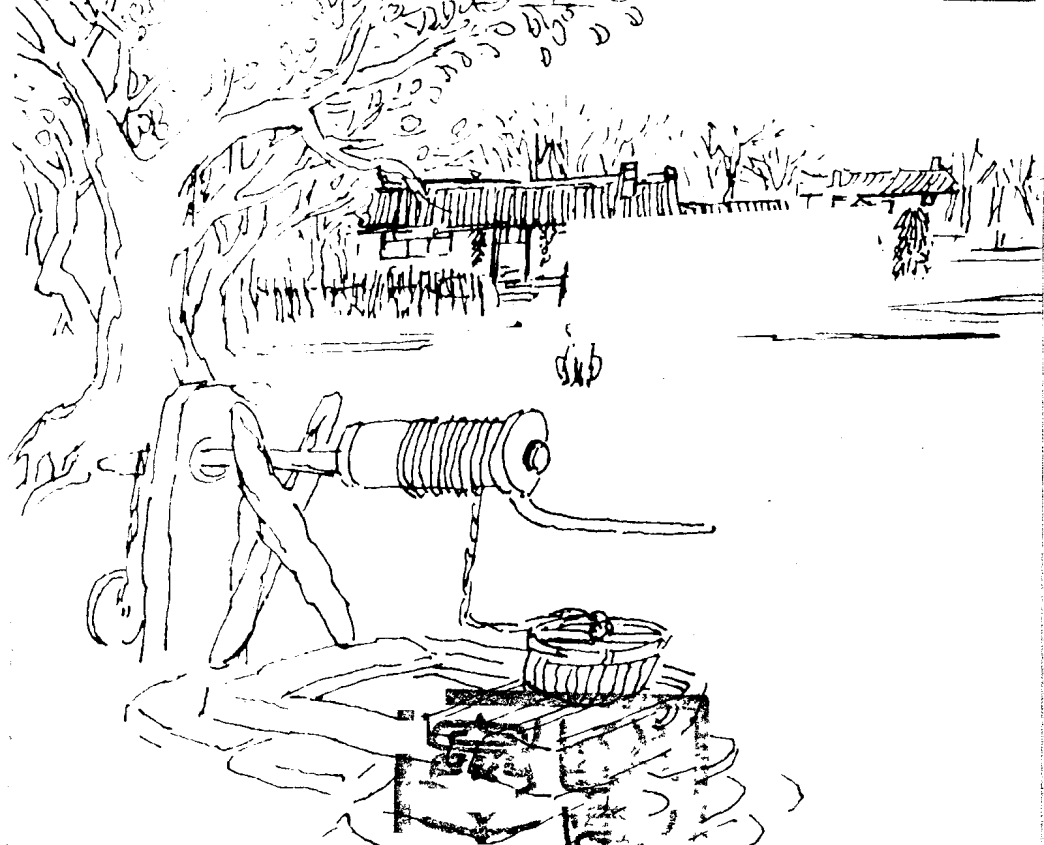
●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苍生

浩然



华龄出版社



浩然 著

卷生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生/浩然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9

ISBN 7-80082-512-4

I. 苍… II. 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0741 号

浩然长篇小说文库

苍 生
浩 然 著

出版发行: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天津市北方出版印刷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开 18印张 448 千字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册

ISBN7-80082-512-4/I·87

定 价:18.80元

大 地 的 心 声

——读《苍生》

刘白羽

酷暑之后，来了非常凉爽的一天。

上午，读完了《苍生》——它像大地那样深沉、那样淳朴……但它是多么灵巧的艺术啊！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一句句生动的语言，我从这一幅新中国农村的画图里，听到了大地的心声。

我放下书，我在沉思。我想起战争年月里，我所经历过的农村，与这书中呈现的新的农村，这是多么巨大而又鲜明的对照啊！

正是农民的朴质决定了艺术的朴质，正是农民的新的命运，决定了艺术的新的气息。农民——中国的农民，饱含着血泪的农民，走过历史的长途，留下多少深刻的痕迹，过去曾经令人心房颤悸，今天还在令人神魄震惊。

《苍生》的收获，是伟大现实主义的收获。在摆脱旧束缚的冲撞中，还残留着陈年的陋痕。是的，这是一个新的农村、新的时代、新的世纪。但正如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不能舍弃过去优秀的文化传统而凭空诞生的一样，在这一个受着改革大浪潮冲击的新农村里、栩栩如生的诸多人物中，我知道田保根是代表着未来希望的新生的人物，是新世界的觉醒者——他从头到尾看穿了旧的观念、旧的意识制造的奴隶的悲剧；他又看穿了旧的习惯

势力在新的改革中的沉渣泛滥。他要与这一切决斗，闯出新路。毫无疑问，他是书中主宰农村命运的主角、敢于闯出一条新路的闯将。他是经济改革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典型形象。

而我在书中感到最亲切、最感人的，写得行云流水、潇洒自如的却是田大妈。也许因为战争时期房东老大娘给我的恩爱太深了。现在，当她出现在新世界的斗争中，一个新中国农民母亲的形象，一举一动，一丝一念，的确是全书中刻画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她身上有落后的农民意识，但又焕发着农民的美德。她刚强、自重，但在这个家庭的变革中，她却正好成为她儿子田保根的对立面。

我说《苍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因为从中还能品味到鲁迅的祥林嫂那悲剧的余音……正是它——新与旧、贫与富、保守与先进，丝丝入扣、紧紧相联，形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巨大、激烈的灵魂的撞击、撕搏。

这部书之所以像大地一样深厚，是由于它通过田家一家人的命运（实际是两种命运，以田成业、田留根写出安身立命的农民一面，又写出田保根突破传统的新型农民的一面），从而展开田家庄改革中两种势力的斗争。支部书记邱志国发展到脱离群众、走上犯罪的道路。而田保根孤身一人，“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事业，我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为了事业。”从而揭示了正在骚动、从衰落到兴起的农村新社会的大变迁，气势十分磅礴，构思十分宏伟。

在这一个斗争的交叉点上，旋转着一幅农民的群像。作者选择了一个曾经先进而今落后的农村，就更典型地把每一个人物都安插得恰到好处，而且由隐而显，终于

在全书结尾高潮中露出真面目。

作者对农民有着深厚的爱，他责备他们，甚至鞭打他们，但在主要人物的身上寄托着深情厚爱。正因为这个缘故，田大妈成为我最喜爱的一个人物。我觉得高尔基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母亲，而《苍生》里塑造了一个农民的母亲。但作者没有把一个正在改革过程中的女性写成一个完人。她善良、正直，她好强、精干，她处处要面子，但她在旧意识的范畴中几乎造成了一个惨痛的悲剧。杜淑媛是一个出色的、没文化、但终究属于新生代的女性，她继承了妇女特殊的贡献一切、甘忍牺牲的美德。陈耀华是一个有文化的新式的女青年，她有真挚的爱，但她终于不能从束缚她的权与势的网络中拔出。在全书结尾处，田保根与陈耀华的决裂使全书达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也正是在这当儿，一个光辉的农民新青年的典型巍然站立起来了。

书中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而又气息浓郁的农村画卷。这就给每个人物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从而在剧烈斗争中却闪烁着农村生活抒情的插曲。那早晨、那黄昏、那夜晚，写得多么美妙无穷、风韵无穷啊！而且处处都与人物的内心融洽在一起。因而赋予大自然以生命。作者白描的功夫达到了极致，他好像只在讲着一个故事，似乎没有着重刻画什么，人物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出来了，活灵活现地出来了。他似乎没有描写风景，风景却也活灵活现地出来了，全是通过农民的眼光、农民的心意、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想象。这一切说明作者的确是熟透了农村的人，他自己就有农民的思想、感情、鲜血、生命。是的，他自己血脉与灵魂里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他的美就是农民的美。将农民的生活美创造为艺术

美，但终究是农民的天地，农民的风俗，农民的场景，农民的美德。

中国的农民是非常伟大的农民。农民像一个大潮随着时代汹涌。《小二黑结婚》是自由的向往，《白毛女》是复仇的厮斗，那么《苍生》呢？《苍生》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新时代的觉醒和前进。我觉得这是我读到的一部大书——大在它写出了新农民崇高的精神。这些觉醒了的大地之子将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一种天翻地覆的未来……他们带着旧的烙印，带着血污，带着创伤，但他们毕竟要走出一条农村社会主义的大道，这就是我称之为“大地的心声”的缘故。

要知道，在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领导下，中国农民曾在创造新中国战争中上演了一幕振撼中外的戏剧。那么今后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农民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创造出更加动人、更加声势赫赫的新的新高潮。因此，这本书——大地的心声——必是新中国农村未来的心声。

但我读完全书之后，对全书的结局却有一点粗疏之感。那样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在田大妈心上、在田成业心上、在田留根心上、在杜淑媛心上，似乎应该有更强烈的激荡、更深刻的激荡。一路有声有色写下来的内心独白（我不是指书中每一个人物，而是指全书、指作者）却有仓促结束之不足。这一艺术上的缺陷使人不能得到更大的感动，我觉得这是艺术上不够完美之处。本来应该得到更大的感动，却未得到更大的感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从古以来，世界上又有多少没有遗憾的艺术呢？也许我们不能在一部书完成历史使命之外有更多的要求吧。这样记下我的意见，只是希望我们有

更高的艺术追求。群众化的艺术也应该是最美的艺术，那样，大地的心声就会更加具有感人的魅力了。

在谈论过艺术问题之后，我想通过《苍生》考虑一下政治思想问题。文艺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离不开政治的。但有些人就是想淡化政治，从而达到淡化共产主义理想、偷偷塞进资本主义理想的目的。但是，共产主义不只是理想，而且是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本质、认识这种本质的变化的方法。当它一旦与现实生活结合就有了一种创造。《苍生》就提出了一个创造农村社会主义新风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鲜活的、火一样的、可以点燃灵魂火焰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部大书，这是一部杰作，这是一部大地心声的诗，因为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从贫穷愚昧落后的农村中站立起顶天立地的新人。

《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这一高度来考察，《苍生》中每一个人物都进行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自我的搏斗。他们（或她们）正在从传统的观念中走来，又在同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每一点旧的消失就是每一点新的生长。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苍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塑造了共产主义阳光照亮的新人，在全世界农民中，他们是走在最前列的农民。

田保根的信念是多么坚定啊！他说：“走惯了老道的腿，要是不生住法儿，把它们给拦挡住，那可惨罗！我爸爸倒霉，我哥哥倒霉，你倒霉，我更是那场重演悲剧的主角，那个受苦受难的牺牲品。”“天底下是空的，能走的路不是一条。我相信今天再不是昨天了！我们也不

是从前的我们了！”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是从农民里
传出来的多么美的大地的心声啊！

（阮秉森整理）

目 录

苍生 (1)

论浩然的创作道路 雷达 (548)

第一段

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头的那个热热闹闹的日子里，偏僻的山村有一群奇而不奇的人，做出一连串怪而不怪的事情，让不摸头脑和根底的旁观者，看起来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对他们的处世态度和所作所为，不知道应该同情呢，还是应该鄙视？应该赞成呢，还是应该反对？实在是个让人困惑难解的问题！

这个在半山腰鼓捣石头的，就属于一个极平常的“奇人”，正辛辛苦苦、认认真真的做着一桩普通的“怪事”。

石头已经开出了一些，整块儿的堆积在碎石头子里。他用钢钎子把整块儿的撬出，用铁锤子敲掉多余的棱角，接着搬到行走比较方便的平坦一些的地方，一块一块地垛起来。回头再去鼓捣另一块。汗水，顺着他的脸、脖子和光着的脊梁背往下流淌，被棉裤腰给截住；浸湿了的腰上，沾了一圈儿石粉末子。已经贴近晌午。他停止了活儿，喘口气，就地上挖了个坑，把钎子、锤子埋在里边，用手把上面的

土抚平，用脚把抚平的土踩结实，然后解开裤带，在上边撒一泡尿——掩藏遮盖得严严实实，不留半点儿痕迹。

跟往常一样，他没有马上离开荒山回家，而是拾起挂在枯树杈上的小棉袄，拍打拍打沾在上边的尘土和草末子，一面往袖口里伸胳膊，一面绕着弯儿攀上一个崖头顶端。他抬起一只手，搭在脑门子上挡着强烈的阳光，四下张望。看青天，看大地，看山脚和平原接茬地方的村庄。他的目光在山下的那个村庄的街道上巡视，伸手数点，嘴里边小声地叨咕：“又有三层新房起来了！又有两家平地基、码地盘了。……”他深深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儿是中国北方一个极普通的小地方。属于冀东，也可以划归“京门脸子”。论风光景致，十分平常：有山很矮，有河很窄；有一条走车走马的官道，还是老辈子的年月，大清皇帝为了往东陵马兰峪拉木头和运石料修出来的。那道儿既坑坑洼洼，又弯弯曲曲，还有不少“瞪眼儿坡”。因为交通不方便，住在这地方的一般百姓，极少有谁到远处去逛逛；远处的那些想开开心，或打算得到点好处的体面人，更难得到这地方看一看、停一停。致使这儿变成个长久偏僻、格外寂静的角落。

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田家庄，就坐落在矮矮的山包下面，窄窄的小河旁边，在由南往北、再朝东拐个胳膊肘子弯儿的砂石道附近。

用不着惊动历史学家们前来费心思、花功夫地考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辨认出来：田家庄是一个饱经朝代更迭、历经世事沧桑的古老乡村。不用说别的，光是村子西头那座坍了多年的破庙岔子，庙前那棵三五个人搂不过来的、连肚子都烂空了的老槐树，以及树下水井沿儿的石头都让提水的麻绳给磨出好几条二三寸深的沟槽，就是铁打的证据。

古老的田家庄，从它乍开始有了冒烟儿的房屋那会儿起，肯定是由姓“田”的这一个姓氏而得名的。当初，这个村庄也许只有“开

山老祖”姓田的这一个宗系。那位“开山老祖”大概是一个逃荒的男子汉，带着妻儿老小来这儿安了家。他或许是一个越狱的罪犯，拐了一个良家女子在这儿落脚住下。还有一个可能：他出生在天堂般的江南，沦为一个被官府驱赶到这儿修筑万里长城的兵卒；苦役期满，却没有盘缠钱回归故里，就讨了一个叫花子的老婆，在这儿留下来苦熬岁月。……如此这般，都是胡乱地推测，谁也不敢打保票说，头一个到这块地盘上成家立业的那个姓田的人，绝对是哪一个种类。但是，不管他属于哪一种哪一类，在那个遥远而又荒凉的年代，他决心要在这儿站住脚跟、生存下去，必须得甩起膀子刨开处女地种庄稼；不这样就挨饿，不给饿跑，就得饿死。他必须搬石头、砍木头、和泥盖房子；不如此办就得挨冻，不被冻跑就得冻死。肚子有了食物，身子有了避风的地方，夫妻俩才会有精气神儿在被窝里亲热——于是乎，就生儿育女了。以后逐渐分枝发杈，一世一代地增加着姓田的人家；房院连成街，老少结成群，修了那座大庙，栽了那棵槐树，挖了那口水井。这一伙人家占据的这块地盘，很自然的就被自己和四周围乡村的人称之为“田家庄”，即“老田家的庄子”的意思。再后来呢，又有别的姓氏的农民，受到各种命运的逼迫和各种希望的引诱，一户一户地搬迁过来，跟姓田的人家成了邻居，有的还跟田姓的人结成姻亲，相互帮扶着奔波谋生。同时，他们也自然而然地称谓自己的家门所在地为“田家庄”。……

由现存的许多历史证据可以推断，有了“田家庄”的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挺长挺长的岁月，姓田的这一族，定然是人丁兴旺的大户。要不然，“田家庄”这个一般化的村名不会这般长久地保持下来。也许在哪一朝哪一代，田家这一族里出息过显赫有名的大人物，干出过轰轰烈烈、光宗耀祖的大事业。比如中过文官，当过武将，有过被刻了石碑的、不打爹骂娘的孝子贤孙，有过给树起牌坊的、没见过丈夫的面就守寡一辈子的贞节烈女。……

真不简单哪，田家庄的老田家！历史悠悠，子孙相传，不知繁衍

了多少代。然而，实在不可思议的是，到如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办过了三十周年的大庆吉日，而在这个住着二百七十多户农民、瓦房和土房组成方圆二华里长的田家庄里，姓田的人家却衰败得仅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门口了！

这个门口的“名义”户主就是这位在山上鼓捣完石头、不顾劳累地登高观景的田成业，但是能够当家、能够主事、有实权的是那位正在家里做饭的、他的老伴儿田大妈。

田成业已经是六十花甲的年纪，脑袋大，脸盘子大，手大脚大，浑身的骨头架子大，属于标准的山区大汉。他的性情脾气，倒跟他的外表极不相称。他厚道，厚道得过头，显着有点儿呆。他老实，不分对什么事儿都老实，就难免有那么一点儿窝囊废的样儿。他一天到晚闷着头吃饭，闷着头干活计；连在家里家外走路都耷拉着脑袋，像丢了什么东西，正怀着失望的痛苦在寻找。除了跟他老伴儿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对谁都不爱讲话；讲话就着急，着急就结巴，干脆闭着嘴巴、压着舌头，不讲。他怕见生人，尤其怕见上边下来的当官儿的和刚刚从外村嫁到田家庄的年轻的小媳妇。对这两类人，他遇上就赶紧躲开；实在躲闪不迭的时候，他会变得惊慌失措，绝对不敢从正面看人家一眼，人家要是主动跟他打个招呼，那才叫他活受罪！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还会像个爱害羞的小姑娘那样涨红了脸，脑门儿上冒汗珠子，嘴唇哆哆嗦嗦的，回答不出一句整齐连贯的话。旁观的人都被他逗得发笑，也替他难为情。

在共产党夺了政权以后的三十年间，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里边，田成业既不积极，也不落后；既没有“整”过别人，也没有挨过别人的整，纯属那类跟大帮、随大流的芸芸众生。而且，他跟田家庄所有跟着“社会”走过来的庄稼人一样，过了长达三十年的集体生产的日子。他没有觉得占了大便宜，也没有觉着吃了大亏。同样的，他既不认为那日月像个没法儿忍受的“人间地狱”，也不认为是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天堂”。他纯属那种不被村干部们搁在心上、不

让积极分子们放在眼睛里的一般社员群众：谁也不重视他，谁也不轻视他。

今几个例外的事情发生了。田成业受到例外的礼遇。一个在田家庄变得越来越有价钱的人似乎在向他献殷勤，故意地要抬高他：在他闷着头干了半天开石头的累活儿，又饥又渴地收工回家的路上，把他给截住了。

突然间，前方响起一声高喊：“大成兄弟，你叫我好找哟！”

呼唤声从起码有五丈远的地方传过来，竟然把个田成业给着实吓了一跳。

“大城”是他的乳名，这地方的人俗称“小名儿”。一个婴儿落生后，由家庭里最年长，或最有权威的人给起的这种小名儿。一到脱下开裆裤进入学堂之日起，除家长而外，任何人都不得再这么呼叫。等到娶上媳妇成了“大汉子”，连家长也不再当着面提这几个字儿。田成业已经是“黄土埋了半截子”的人，四十多年没有谁这么叫过他，连他自己也似乎忘记还有这么一个名字，冷不防地听到有人叫起来，又惊异，又刺耳，不亚于突然挨了一鞭子。

田成业本能地刹住步，稳稳神儿，小心地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朝那边一看，又使他不由得一愣：呼叫他的人，是老地主巴福来！你说这该有多奇怪！这是咋的了？

巴福来干瘦得像一只用锅爆过的大河虾：腰是弯的，腿是弯的，两条胳膊也似乎永远伸不直；每只手上的又细又长的指头，如同挠地用的五齿耙子。此时此刻，他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一改往日那种破破烂烂、邋邋遑遑的样子。他的头上戴一顶过大的呢子帽，身上穿一套过肥的藏蓝色的料子制服，脚上蹬着一双城里人用机器做的黑灯芯绒面的圆口白千层底儿鞋。让人看惯了的那副萎萎缩缩、唯唯诺诺的神气，好似用酒精刷洗过一般，再不见一点儿影子：那亮亮的脑门儿，那红喷喷的颧骨，那刮得很干净的嘴唇和下巴颏，跟闪着光的小眼睛，使他变得连熟人也不能相认了。他先

咧开镶了假牙的嘴巴冲着田成业呵呵地笑笑，随即又喊一声：“大成兄弟，快走两步呀！”

重复的喊声，喊声的调门儿，终于帮助田成业把压在脑海最底层的一点点淡淡的记忆给唤醒了。他跟巴福来是同年，小时候在邻村一个老先生的小厢屋同窗共读过一年左右的《名贤集》和《上论语》。在上学和下学的路上，他们边走边玩耍，跑到前面或被丢在后面的巴福来，就常常用亲热的口气呼唤田成业的小名儿。以后，巴福来就不搭理田成业了，因为田家遭了劫难，已经穷得“叮当响”，再也念不起书了。……田成业的奶奶活着的时候说过，田家庄有个成了精的黄鼠狼，脾气古怪，喜怒无常，而且神通广大、变幻无穷。它率领一帮小黄鼠狼，随心所欲地捣动金银财宝：过些年从东家鼓捣到西家，使东家穷了、西家富了；过些年又从西家鼓捣到南家，于是南家变富而西家变穷。在男人的后脑勺还兴梳辫子的那年月，黄鼠狼精看上了巴家。巴家出了土匪，靠“绑票”发迹起来之后，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上拴马车、养长工的土财主。闹日本鬼子那八年，不远的北山里的长城线上，施行“三光”政策，田家庄离着近，也给糟践得很厉害：穷人更穷了，富人也穷了。唯独巴家不光没有受到啥损失，还混水摸鱼地扩充了产业。因为巴家那一族出了个汉奸大乡长，使姓巴的人家都有了靠山，既没挨烧杀，也没受抢夺；甚至日本兵“清乡”、“扫荡”到了田家庄，见着姓巴的人都收起狰狞残暴的脸相，而显出几分客气的模样。共产党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三省起兵打过来，田家庄成了北山里解放区的边沿游击区，经常出现“拉锯”的局面，但共产党的地方武装落脚的时间长，所以土地改革运动比平原上早两年开始。巴家的户数不多，挨清算斗争的人可不少：有三家“扫地出门”，有两个人给“镐把燎肉”了。田成业参加过对巴福来的“清算”大会，跟贫农团的人轮流看守过巴福来一家大小，最后分了巴福来靠河边的七亩“夜潮”地。巴福来脑袋上戴了三十年“地主”帽子，掏公用厕所、打扫大街的差事全是；不论

整什么人的政治运动，都得捎带上他，让他给陪绑。巴福来自己给折腾得没死脱了几层皮，还牵连得闺女没有人敢娶，就嫁给北山里的一个瘸子；儿子都快四十岁，还没有娶上个媳妇。有一回，那熬光棍儿的小子想媳妇想疯了，跟他亲爹巴福来又吵又闹，骂了一句让人对不上牙的话：“你图舒坦一会儿，弄出个我来，让我在世界上跟你背黑锅，受这份折磨！”直到前不久，还有调皮的年轻人拿这事儿当笑话嚷嚷，妇女们听见都捂着耳朵逃跑。巴福来本人心里咋难受，那还用说？过了三十年这样的日子，他能胖吗？他能不弯腰吗？他能不未老先衰吗？

可是真让人奇怪，今儿个的地主巴福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打扮变了，作派也变了；很麻利地迈了几步迎上前来，挽住了田成业的胳膊：“哎呀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无精打采的！”

田成业被他这份亲热劲儿闹得越发莫名其妙，有几分恐惧地四下看一眼，一面从对方手里往外抽胳膊，一面结结巴巴地叮问：“有，有，有啥事儿吗？”

巴福来回答说：“你大侄子今儿个成亲哪！……”

“成亲？谁成亲？”

“嗨，别人成亲，我能这么高兴？就是我家的平安，我儿子呀！”

“啊，巴平安也闹上媳妇了？”

“所以才值得庆贺庆贺嘛！所以我才要请众乡亲们喝几盅喜酒嘛！”

田成业的脑袋虽然被闹得晕眩转向，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去思维能力，听了“喝喜酒”这句话，立即弄明白今天的巴福来为什么打扮得这么阔气，为什么这般容光焕发，为什么跑到村口来跟他拉近乎。田成业弄明白这一切，反而拼命地挣脱开巴福来扯着他胳膊的手，几乎是发怒般地拒绝邀请：“我，我不去！我不会喝酒！”

“少喝两盅嘛。……”

“不喝！不喝！你快去忙你的吧！”